

内蒙古去玩的旅游团，中间路过北京看天安门升旗，然后就来我家里看我了。吕觉悟是我幼儿园的同班同学，后来又变成我沙街上隔一道墙的邻居。小学我们又是同班，初中又是同班，高中不同班，然后很长一段时期都不怎么联系的，后来又联系上了。至于泽红，我妈怀我的时候，和泽红妈妈怀她的时候，住的是同一个宿舍。我们两个人都是在1958年生的。我上小学了，跟吕觉悟是邻居；到了初中，我又跟泽红是邻居；到了初中，我们三个人同班，就这么一个关系。

小说的结构和声音

《新民周刊》：“注、疏、笺”的结构非常好。这个结构又来自你大学学的专业。

林白：武汉大学毕业这么多年，我不碰图书馆学，我也把它忘了。没想到到了60多岁，它帮了我大忙。然后，很多东西都因为这个结构和文体，浮出来了。

我现在想起教我们古籍整理的廖延唐老师，他后来调到湖北十堰去了。他腿不太方便的。大学班群里有同学记性好，还记得40多年前廖老师出的古籍整理考试题，著录宋版书，作者是：濠、舒二州刺史佩紫金鱼袋独孤及。问的是，著者的身份，姓和名三种。古籍我们很生，更没想到古人还有挂各色鱼袋以区别身份及显示皇上恩宠，也不知道独孤是姓，孤陋寡闻。于是有同学著录作者“鱼袋独，字孤及”，出了“字孤及”的笑话，我好像亦在其中。还有同学回忆起廖老师讲

我的小说不仅仅是碎片化，碎片只是其中的一种东西，它最后要汇聚成一个整体的东西，最后要跟星空、云彩交融起来。

课提到皇帝的妃子，他说“皇帝的爱人”。而讲世界历史的张继平老师，把奴隶社会的女奴隶说成“奴隶社会的女同志”，可见80年代初，妃子和女奴这样的词老师还不敢用。

要考廖老师的研究生，你还得去上金克木的弟子萧萧父的佛教历史课，总之要上很多专门课程才能去考他的研究生。而这些冷僻的专业知识，我当时是完全没有兴趣的。我当时就想着文学，写一篇东西在哪里发，在什么《青春》杂志发，那就很牛了。当时满脑子是这个念想，根本不喜欢图书馆学系，不喜欢专业课，大学毕业以后到广西图书馆待了四年，也觉得工作无趣，蛮烦的，一天到晚就写诗。

哪里想到，到了60多岁，以前的这个种子忽然发了个芽。所以人生很多事情，早年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，现在发现图书馆学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。对，它对我作品的结构，对我认识这个世界是有用处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北流》小说里的各色人等的声音，那些不同身份的人的闲聊录，也很生动，如同菜市场路口的人间烟火。有了这些人的闲聊，从美学上来讲，为这个小说注入了元气。

林白：是啊，是很重要的元气。只要把这部分弄进去了我就妥了。所以归根到底就是结构的问题，长篇小说结构、立意重要。按理说，

语言也很重要，但是没有有一个结构，你怎么统辖这些不同的语言呢？如果没有这个结构，我的闲聊部分怎么安插进去呢？硬加上去，那就不是个成熟的东西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所以《北流》的结构是开放的广场、放射的网和道路，致无尽的故乡。而在写作的野心上，小说同时又是你书写如今这个时代的“正面强攻”。

林白：是，我从来没这么写过如此多的人，叠加了如此多的时代，包括60年代、70年代，80年代、90年代，直到2020年。你看那个表哥，还有我虚构出来的和表哥一块长大的人，前者是被时代打下去的，后者是被时代推上去的，两个人之间形成对比。我是蛮得意的。

《北流》不光是写故乡，对吧？光讲故乡的话，就有点窄，这部分“时笺”，很难放进去。如果没有一个“笺”，它都进不去。然后我加了一个“时”，叫“时笺”，就是现在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以前的小说，一个个碎片中能看到很多闪光，从《玻璃虫》开始，一直到《北流》，你终于把它们集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景。你把那些碎片巧妙地组合成一个艺术的整体，一颗一颗星星，组成了一幅星图。你不太喜欢“碎片化”这个词，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本事。这么庞大的主题，庞杂的事物，时间和空间的转换，被你特别细腻地